

刘支书家的『开水』

李升华

退休三载，回望半生履职路——从三尺讲台到乡镇院落，再到窗明几净的县级机关，共事过的同事、领导逾百人，可最让我魂牵梦绕的，始终是大竹县牌坊乡土竹村的老支书刘世怀。念及他时，总是忍不住湿了眼眶，心底最迫切的念想，是再去喝一碗他家的“开水”。

25年前，正值乡镇撤区并镇改革。我时任区委副书记，此前还当过副乡长，满心盼着能调去县级机关任要职，或到哪个乡镇担起党委书记的担子。可最终接到的调令，却是去牌坊乡任乡长。那是个距县城20公里、依着国道却毫不起眼的小乡：6个村38个村民小组，拢共12000多人，幅员面积才28平方公里。乡政府是一栋破旧的砖木小楼，办公室窄得转不开身，墙角还挂着半人高的蜘蛛网。委屈和无奈像潮水般漫上来，觉得前途一眼都望得到头。

到任后，按说行政负责人应该第一时间下村入户摸乡情，可我看着眼前的窘迫，提不起半分劲。这么个巴掌大的地方，能有什么干头？我成天无精打采，半掩着门混日子，上有党委书记顶着，中间有分管领导撑着，下面还有各村支书跑着，竟也让我偷得几日清闲。

“李乡长，我给您汇报工作。”

听见“乡长”二字，只觉得刺耳。我极不情愿地起身迎出去，来者是土竹村党支部书记刘世怀。我后来才知道，他早就听说过我的经历，见了面便直夸：“正牌的中师生，有学识有才华，文质彬彬，还一表人才。”这话让我脸上火辣辣的——快三十岁的人了，从没人这样郑重地夸赞过。

“你年轻，农村工作经验浅，先当乡长过渡，攒够了本事，是金子总会发光。咱们一起干，小乡也能有大作为！”他盯着我的眼睛，满是恳切的期待。那一瞬间，我猛然惊醒，仿佛全乡一万多双眼睛，都像他这样望着我，盼着我能为乡亲们做点实事……

第二天，我直奔土竹村调研，刘世怀早已在村办公室整理好资料。见我一扫颓态、精气神十足，他笑得格外爽朗，当即领着我入户走访。哪家是低保户、哪家孩子考上了大学、哪家春耕缺劳力，他如数家珍。五十多岁的人了，走在泥泞的羊肠小道上，脚步竟比我还矫健，我拼了劲才勉强跟上。

“刘书记，又来看我们啦！”“秧子插完没？缺人手吱一声！”

乡邻们的招呼和他的回应在山谷里回荡，没有官腔，全是掏心窝子的热乎气。那一刻，我暗下决心，也要做个像他这样把老百姓装在心里的好干部。

到了刘世怀家，其妻子早已在门口等

候。“李乡长，喝碗开水。”话音刚落，她从黑黢黢的灶屋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“开水”——其实是卧着荷包蛋的醪糟甜汤。“我们这儿啥都好，就是路不通，买个盐都要走好久。”柴火的烟灰飘在雪白的蛋羹上，我正犹豫，刘世怀笑着摆手：“柴火灶烧的，难免沾点灰，醪糟是去年酿的，有点老，你别嫌弃。”

我接过碗，热气瞬间模糊了眼镜，不知是蒸汽还是泪水，顺着脸颊往下淌。我仰头一饮而尽，那碗带着烟火气的甜汤，竟如烈酒般烧得我心口发烫。

夜晚躺在床上，我翻来覆去难以入睡，满脑子都是摇摇欲坠的办公楼、雨天泥泞的村道、乡亲们盼路修通的眼神……唯有振作起来，才能对得起这碗“开水”，对得起信任我的人。

接下来的三年，我和乡党委书记拧成一股绳，跑项目、争资金，先修通了贯穿全乡的硬化路，接着翻新了乡政府办公楼，又领着乡亲们种藕头、种桑养蚕、办养殖场。牌坊乡一天天变了样，我也因工作成绩突出，两年多后接任乡党委书记，后来又调进了县城机关。临走前，刘世怀再三邀我去他家里喝“开水”，我笑着说：“留着，下次回来再喝。”

那时候，通讯不便，谁曾想这个“下次”，竟然隔了二十多年。

今年春深，满城花开，我突然想起那碗没喝成的“开水”。几经辗转，终于找到了刘世怀的电话号码。刚拨通，电话那头就传来沙哑却熟悉的声音：“李书记？我这号码存了二十多年，就等着你来电话呢！”

凭着零散的记忆，几经周折，我飞快地朝刘书记家奔去，在距离他家约一公里处，他早已等候多时——他比从前瘦了些，头发全白了，背也微微驼了，可精神头依旧十足。我们握着的手久久不愿松开，我红着眼说：“刘书记，我来喝那碗留了二十多年的‘开水’。”

如今的刘书记家，早已盖起三层小楼，厨房宽敞明亮。打开冰箱，一股清甜的醪糟香扑面而来。“开水来了！”刘世怀的妻子端着碗走了出来，碗里是雪白的荷包蛋，汤清味甜，半点烟灰也没有。“全靠你当年修了路，孩子们过年回家再也不用翻山越岭，可以把车开到家门口了。”

我捧着碗慢慢喝着，这碗“开水”没了当年的烟火气，却盛满了牌坊乡的好日子——是路通了后的便捷，是日子富了的踏实，更是老支书二十多年不变的热忱。原来有些情谊，就像这碗久等的“开水”，越陈越浓，一辈子也忘不了。

君子兰

文/图 庞雨

窗台上的君子兰开花了。一簇，七八朵。花呈喇叭形，花瓣顶端深红，红得热烈，近柄处明黄，黄得高贵。红向黄洒下去，黄向红漫上来。末梢的喇叭嘴里，俏生生冒出几丝花蕊，亦是高贵的明黄色，身形纤柔，头顶挽朵云髻，恍若古装仕女。看过去，看过来，超凡脱俗，满满遗世独立的样子。

养君子兰，是因为它的名字。君子，无论从哪个角度理解，都是褒义，给人儒雅、恬淡、谨严、方正的感觉。兰名君子，定然谦和淡泊，非同一般。

我养花，不能称为养。花买回来，放在窗台上，隔三岔五淋杯自来水，煮饭想起时浇点淘米水，任其自生自灭。许多花，几个月就枯萎了。坚持两三年的，算是长寿。我知道，我对花有亏欠，但不知如何向花献殷勤，又太懒散，不愿改过，只好一直亏欠着。

君子兰，却好好地活着。十多年，应时开花，偶尔两茬；每年分蘖，抽发新芽。亲戚朋友，同学同事，好花者，都来我家分君子兰。它的子子孙孙，在小城，应该有好几十了。的确，兰名君子，并非虚妄。《周易》有云：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”我的君子兰，站在窗台上，蜷于钵里，沐风栉雨，却生生不息，年年开花，年年发芽，光华明艳，靓丽雅致。它是君子，是真君子，在我的窗台上，自强不息，繁衍不断，悄悄构建起它的四世同堂。

新房装修结束，去花店买绿萝。花店里摆着一钵君子兰，钵上釉，釉绘瘦竹秋菊，泥覆红沙，沙呈粒粒圆珠。钵里的两株君子兰，并排而立，谦谦对坐。彼此只隔两三公分，却各长各的，各绿各的，互不干扰，泾渭分明。再看花店里的其他花，若是两株一钵的，全是此纠缠，枝叶相攀。才明白，兰名君子，并非空穴。《庄子》有曰：“君子之交淡若水”。这两株君子兰，同处一钵，不搂搂抱抱，不勾肩搭背，手不牵，发不染，俨然端坐，肃然相对。就是风吹过，也只点点头，凝凝眼。

“君子之交淡若水”的模样，仿佛深山里，古松下，两位得道高人，对坐山石，淡然拈起黑白子，悄然轻轻放下，



看着对方，浅浅微笑。

我指着君子兰，问店主：多少钱？店主说：三百五。我吓了一跳，突然心疼分出去的君子兰。若不分出去，也培成花店里的模样，岂不可以卖很多钱！我笑：我有君子兰，卖给你，如何？店主亦笑：不如何，我只卖花，不买花。

花店里的君子兰，叶肥而厚，绿得印堂发亮，绿得通体放光。绿里，丝丝缕缕嫩，片片段段娇，满钵富贵，满钵妖娆，仿佛宰相府里的小姐，丰腴娇媚。一比较，才发现我养的君子兰，实在穷窘：叶片单薄硕长，绿得深沉，绿得虬曲，绿里透着灰，绿里显出暗，高挑瘦弱，颀颀苍颜，仿佛困守乡居的儒士，傲岸清癯。其实，君子，从来都不一样：有的富贵，有的穷困；有的圆通，有的耿直；有的谦雅，有的奇倔。

回家路上，想着君子兰，想着君子，有些惭愧。《论语》有言：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”我虽养着君子兰，不思“义”，却想着君子兰的“利”，哪有一点君子的味道。

回到家里，再看君子兰开着的花，一簇，七八朵，红得俏皮，黄得艳丽，好像楼下菜市场里的豆腐西施，温柔而泼辣，世俗得可爱。低头看看花，抬眼望望滨河路上喧嚣器器挤挤挨挨的人群，豁然释然：君子兰，只是花，不是君子；我，虽想做君子，骨子里却是俗人。

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

绿色出行 健康你我

达州市融媒体中心宣

反对浪费 厉行节俭

光盘行动

达州市融媒体中心宣